

照見初識 護理的自己



◆ 文／邱鈺婷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七樓病房護理師

在外科病房，術前準備、術後護理是每日不斷重複的工作，而我以為自己早已習慣如常，直到那一次……

那是一位反覆住院的泌尿科病患，剛開完大手術被送回來病房，因為術後的疼痛而瀕臨歇斯底里的狀態，她瞪大雙眼、抓著我的手腕，哀號著：「我好痛、痛到快死掉了，妳給我刀讓我死了算了！」她哭著要我救救她！

挪完床、將她安頓好，請家屬握住她的雙手，好讓我能脫身回護理站準備止痛藥物。再回到病房為她打完止痛針，她那驚恐痛苦的眼神讓我感到無力、徹底崩潰，「我該如何救妳！？」回到護理站，我把自己關在廁所裡痛哭失聲……那時的我認為「絕對的理性才等於資深的專業」，因此那之後一段時間我無法諒解自己當時的失控。

而後來，在某個假日，病房內有一位癌末病患進入臨終狀態，當時主護是一位年資不滿一年的學妹，她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，因難過、害怕而手足無措，

又不敢讓旁人或家屬發現，努力壓抑著想哭的感受，遲遲不敢踏進病房。站在走廊上的她，身體顫抖、雙手絞扭著，臉也漲得通紅。我從她身後看見了這一幕，頓時感到一陣不捨與心疼。

我將學妹帶至走廊角落，嘴裡仍嘮叨提醒她：「不可以在病人及家屬面前哭」，最後忍不住給了她一個擁抱，輕輕拍著她的背，學妹頓時哭了出來。這是第一次，我發現擁抱帶來的力量，勝過千言萬語。以前從沒這麼做過，在當時卻是無需思考的本能反應。幾分鐘後學妹洗了臉，告訴我她要自己進去完成臨終護理，我陪伴在病床邊，看見她的眼神中多了一抹堅定，我驚訝於她的堅強，也為自己發揮的角色功能感到欣慰。即使過了這些年，至今回想起來仍然感動。

偶爾在病房內遇見安寧共照護理師，她們多年來每日面對臨終個案，總以為她們已經習慣面對離別與死亡了吧。但某一日見到共照護理師在關懷家族成

員、引導瀕死病患與家屬道別後，她也哭了。我這時才體認到，我們的角色不僅僅是一位護理師，也是「人」。離別與死亡，怎麼能以「習慣」兩個字來概括人類的情感，這著實讓我感到無比的慚愧！

於是我想通了，正因為「無緣同體」，更應該「大慈大悲」！無私的慈悲心、無我的同理心，無論經過多少時間的考驗，身為護理師，都不會忘記心中的那份柔軟。

還記得嗎？曾經，我們並肩站在一起，在師長的見證下，舉起右手向上蒼宣誓，加冠戴上護士帽守護生命。「于謹以至誠宣誓，心存大愛，胸懷感恩，尊重生命，視病如親……」離加冠之際已十年了，但訝異於自己仍能背誦出宣誓誓詞，除了回憶起當時的感動之外，也開始逐句審視自己是否遵守當初的諾言。我不敢妄自誇口「天生視護理為唯一職志」，或「一心成為護理人」這樣豪邁的抱負，但只要仍在護理工作的一天，以善良柔軟的心從事護理工作，志為護理，是我確信能夠做到的。

在書寫的過程中，寫出了深藏記憶中的感動，也寫出了眼眶中的淚水。再次體驗感動時的悸動，才發現眼淚依然是溫熱的，心臟的跳動是真實的，也想起了最初的自己。🌱

